

第七章 真相

入春後的最後一波寒流在揚子江下游上空耗盡銳氣，攝氏15度的氣溫連續幾天在上海徘徊，宣示春暖花開的統治，已經按步就班地到來。出門時，人們不再咀咒惡劣的天氣。日漸見長的日照，使越來越多的人不再為早起床抱怨。

1912年3月31日上午，也就是姚榮澤案第一次開庭後的第8天，中華民國第一案的審訊進入最後階段。

30名毫無笑容的法警站在南市市政廳的漢玉台階前，組成一道人牆，擋住前面廣場上看熱鬧的人群。人們因為審判大廳已經被旁聽者爆滿，不得不站在屋外等候從審判廳裡傳出最新消息。到底誰是殺害周實的凶手？到底姚榮澤會不會被判極刑？到底陪審團會不會達成一致意見？謠言、猜測、小道消息在人群裡，就像有小石塊不斷扔入池塘，激起一波波聲浪。除此之外，他們還見證了本庭的審官、控辯方律師、陪審團成員、証人、在押嫌疑犯的入場。

兩個小時前，污點証人余爾在法警陪同下，來到市政廳，剛好在這個時候，押載姚榮澤的警車也到達現場。就在姚榮澤下車消失在市政廳的邊門之前幾分鐘裡，余爾擠過圍觀的人們，通過法警跟姚榮澤傳話，希望自己能在開庭前跟姚榮澤講幾句話。

“不，我不想見他！”

舅舅姚榮澤斬釘截鐵的拒絕，清清楚楚地傳入外甥余爾的耳朵。說話的時候，舅舅還給了外甥一個輕蔑的白眼。

這輩子跟舅舅重新修好沒有希望了。余爾抱著悲哀的心情在審判大廳的証人席上坐下，心不在焉地看著主審官陳貽范宣布開庭後，呈審官容定、律師、其他証人一一上場

下場，直到殺害周實的新凶嫌被傳登場。

特別法庭的審官團原來估計需要20天時間，才能通過兩塊金鎖片的線索，找到殺害周實的真凶嫌，並將真凶嫌押來上海受審。但是余爾供出真正的凶嫌是自己的學生兄長余益后，特別法庭通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向駐在滬寧鐵路的英國海軍陸戰第四團借來電台和汽車，用6天6夜時間，晝夜兼程，把余益從山陽縣逮押上海。

余益胡子拉渣、頭髮蓬散，站在被告席上，雖然穿著辯護律師巢莖今天早晨為他準備的新綢袍褲和布鞋，卻掩蓋不住風塵勃勃、疲憊不堪的神色。同一起坐在被告席上的姚榮澤相比，顯得格外難看。

出庭前，姚榮澤經過巢莖指點，作了刻意打扮。花白的胡子和頭髮修剪得整整齊齊，皺紋很多的皮膚用肥皂擦洗的干干淨淨，深藍色的呢馬褂套在湖青色的綢袍外，腳上穿著黑緞白底新布鞋，讓人看上去像一個沒穿制服的資深國家官員，認認真真地來到法庭討論公務。這就是巢莖想要姚榮澤給陪審團的印象。

自從得知外甥余爾供出學生外甥余益為殺死周實的真凶後，姚榮澤無法接受這個打擊，他晚上睡不好覺，沒完沒了地做惡夢，每次從夢裡醒來，冷汗沿著他蒼老、憔悴的臉頰流下，浮腫的眼圈上出現了深深的黑印。於是精明能干的巢莖向看押所審請獲得允許，開庭前的五天裡，天天給姚榮澤吸鴉片，徹底改善姚的睡眠和精神面貌。使姚榮澤覺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山陽縣的社會安寧，自己是無辜的，陪審團一定會給自己一個公道的說法。

對於押到上海不足12小時的余益，巢莖在出庭前的囑咐，是根據一個嶄新的策略而定的。這個策略就是，即使控方的起訴屬實，姚榮澤舅甥三人在這件命案裡的所做所為，事出有因，並非那麼不堪。現在，余益正在被告席上答復呈審官容定的問話，在巢莖看來，也就是余益正在展開自己的策略。

余益一上場就毫無懸念地承認他在魁星樓的閣樓殺死了周實。在時間、地點和控方

証人的指証完全吻合的情況下，容定把問題集中到造成這件命案的動機上來。

“被告余益，你從實告訴本庭，去年11月17日那天，是你自己，還是別人要你去魁星樓跟周實先生見面的？”

“是我舅舅姚榮澤叫我去跟周先生見面的。”

“那麼，殺死周實先生，是你的本意？還是姚榮澤叫你做的？”

“舅舅告訴我，如果周實先生不答應我們的條件，為了山陽縣的安定，必須除掉周先生。”

審判大廳轟地響起一片譴責聲，其中夾著周阮兩家家屬的哭泣聲。主審官陳貽范使勁搖手鈴要求保持肅靜。

“什麼條件？”容定問。

“如果周先生肯收下4千兩銀子，從此不再討舊賬，一切圓滿結束。如果周先生不依不饒要討舊賬，我就隻好下手了。”

“什麼舊賬？”

“山陽縣光復前，周阮兩位拿著一袋南洋珍珠到錢庄來換錢，。。。”

“打斷一下，是你弟弟余爾上班的那家錢庄？”

“是的。”

“你也在那家錢庄上班嗎？”

“從來沒有。”

“接著講下去。”

“他們要換3萬兩銀子，但是那袋珍珠不值那麼多錢，錢庄裡也拿不出那麼多銀子，所以隻換給他們6千兩銀子，那樁交易是我弟弟余爾辦的。光復后，周阮兩先生找我舅舅，說當初6千兩銀子給的太少，是欺負革命黨，錢庄應補給剩余的2萬4千兩銀子，軍餉等著急用。”

剛才喧鬧成一團的旁聽觀眾被余益的故事深深吸引，現在審判大廳裡鴉雀無聲。

容定停止向余益問話，轉而問証人席上的余爾和那家錢庄的賬房，進一步得知姚榮澤是這家錢庄的股東之一，其他股東都是山陽縣的名流。這家錢庄在前清時曾代辦跟縣衙財務有關的銀錢往來，是山陽縣最大的金融機構。對於周阮提出補給2萬4千兩銀子的要求，錢庄股東們認為最多再補給4千兩銀子。於是，就產生了那個周實沒能接受因而送去性命的條件。

“証人余爾，周阮兩位先生已經去世，除了錢庄裡的人以外，你能向本庭提供其他証人，證明那筆南洋珍交換6千兩銀子的交易真的存在嗎？”容定和其他審官商議後，向污點証人余爾提出一個問題。

“能。坐在那裡的羅先生知道那筆交易。”

余爾指的是發生命案那天跟隨周實去山陽縣魁星樓開會的羅同學。於是這位被控方律師請來指証被告凶嫌的控方証人，身不由己地變成了辯方証人。

羅同學的証詞是從一群革命黨人在光復前的秘密工作說起的。簡直跟流浪漢一樣，他們每天必須變換住處，單憑暗語，不跟房東打招呼就入住或搬出別人的家裡。接頭的暗語從“共和前夜”換來換去，最后換成“我餓了”等等。為了不給滿清留下追查的票據痕跡，大宗革命經費通常換成珠寶，讓周阮兩人隨身帶著，像走私犯一樣，翻山渡水，冒著大雨風寒，避開人煙稠密的地方，到達山陽縣後換成現銀，用來購買軍火，招兵買馬，準備響應武昌首義。光復前，最后一次發來的經費是一袋南洋珍珠，照羅同學和另一位命案証人王同學的話來說，周阮兩學長告訴他們這袋珍珠值3萬兩銀子，所以找到山陽縣最殷實的錢庄去換銀子。

“換銀子的時候，你在場嗎？”容定問羅同學。

“我和王同學護送周先生到錢庄門口，沒有跟周先生進去。”

“後來呢？”

“後來，周先生很生氣地出來了，送他出門的就是這個余益，不，是那個余爾。出來後，周先生告訴我們，才換來6千銀子。他很生氣。”

“所以，羅同學，你確定有珍珠換6千兩銀子這回事？”

“我說這事就像我親眼看到那麼確定！”

羅同學的証詞，使審官團相信凶嫌余益、污點証人余爾的故事是可信的。在拼湊整個命案的長鏈中，容定覺得還缺少幾環。他傳被告姚榮澤上來。

不知是因為鴉片發生的鎮靜作用，還是今日開庭后的一切確實像巢莖預先告訴他那樣的在展開，被告姚榮澤對兩個外甥指向自己的証詞沒有表現出絲毫驚慌和惱怒，反倒是看起來挺有精神地走到審官台下來。

“被告姚榮澤，你從實告訴本庭，你是否參與補給周先生4千兩銀子的決定？”

“是的。從山陽縣最大的錢庄，隻能抽去4千兩銀子，才不會造成市面大亂。”

“是你一個人這麼決定的嗎？”

“不，是錢庄股東們集體決定。”

“股東們也參與決定如果周先生不接受你們的條件就殺死他嗎？”

“沒有。股東們隻是授權我便宜行事。”

“被告姚榮澤，你派遣余益，而不是余爾，去魁星樓和周實開會，目的就是想利用他們孿生兄弟長得一模一樣，混淆事後的追查？”

“是的。他們兄弟倆從小在我家裡養大，是我最信得過的人。我以為隻有派余益去魁星樓，讓余爾留在錢庄這個辦法，才能瞞混過去。”

“為什麼你認為在命案現場的其他人不會直接指証余益？”

“余益在鄉下替我管田庄，很少上縣城。山陽城裡的人隻認識余爾，不認識余益。審官大人，我這麼告訴你，不是想隱瞞真相騙取無罪，而是我對周阮兩位先生的死實在有愧，不想在悔恨中了此余生。”

姚榮澤向法庭承認的事情，特別是那種有問必答、答超所問的合作態度，大大出乎審官團和控方律師團的意料。他為什麼要把最大最終的罪名往自己頭上套呢？這跟第一次開庭時，他跟另一名被告余爾把魁星樓的命案同自己切割得一干二淨的態度相比，轉變太大了！坐在控方律師席上的首席律師金泯瀾十分不解，但是當他的目光看到坐在對面陪審席上的陪審員們一一露出贊賞的表情時，他明白了自己的留日同學和對手辯方律師巢堃想達到的目的。

姚榮澤不愧為老練的官僚，善於察言觀色，當他看到陪審員的表情朝自己有利的方向變化時，又向容定添了一句：

“審官大人，我更不想讓我的兩個外甥當替罪羊。所以，我說的句句屬實。”

審判到此，法庭上的各方都覺得可以結案了。對於審官團來講，去年11月17日發生在山陽縣的那件命案，來龍去脈已經一清二楚；對於控方律師來講，起訴書上的指控已經獲得証實，被告姚榮澤毫不含糊地承認指使人殺害周實、阮式這一事實；對於辯方律師來講，姚榮澤今天的証詞，扭轉了把余爾故意錯當成凶嫌給陪審團造成不可信任的惡劣印象。

於是，主審官陳貽范問陪審團：

“各位陪審員先生，你們對本案還有什麼問題嗎？如果有，請把問題寫在紙條上遞過來。”

對於陪審員來講，審官容定和控辯雙方律師不僅問答了自己想問的問題，而且問答了自己沒有想到的問題。

陪審員們不動程度地搖頭，表示沒有問題要提。

“很好。現在我宣佈本庭進入陪審團表決前的最后一項內容。請控方律師、辯方律師、被告，向陪審團發言。請記住，這是你們在本庭最後一次發言，之後，你們還有什麼話要說，就要向上訴法庭去講了。控方律師，你們準備好了嗎？”

其他三位控方律師向金泯瀾點點頭，后者拿起記得密密麻麻的筆記本，離開控方律

師席，來到陪審團前。

金泯瀾的發言是從姚榮澤的供詞與起訴書相符這一事實開始的。

“陪審員先生們，在過去8天裡，經過三次開庭，你們瞭解了一件駭人聽聞的殺人凶案。這件凶案發生在去年11月17日和18日，站在你們面前的本案被告姚榮澤（指指被告席），為了一袋珍珠交換多少銀兩的分歧，指使別人殺害了周實先生和阮式先生！諸位都要麼有親身從商經歷，要麼聽說過別人的從商經歷，諸位有沒有聽說用殺人來解決商務分歧嗎？你們有沒有想過‘便宜行事’處理商務是包括殺人這一手段的嗎？凶案的兩位死者周實先生才26歲！阮式先生才22歲！這麼早就英年斷折，就是因為本案被告姚榮澤濫用職權，喪心病狂，無視法律，草菅人命！”

接著，金泯瀾向陪審員們簡敘了周阮兩人出類拔萃的人品和經歷。

周實，山陽縣人，17歲中秀才，22歲考入南京兩江師範，文才橫溢，著有劇作《水月鶯》、北曲《清明夢》、和上百首憂國憂民的詩詞。宣統元年（1909年）加入革命文學團體“南社”，去年回家鄉秘密組織革命，武昌起義爆發后，集合幾千人宣佈山陽縣反清獨立。

阮式，山陽縣人，16歲中秀才，17歲以榜首成績考取南京寧德師範學堂，去年回到家鄉和周式組織淮南社，加入同盟會，成立學生隊的革命武裝，響應武昌起義，用武力達成山陽縣反清獨立。

最後，金泯瀾引用了孫文臨時大總統悼念周阮的挽聯：“喋血於孔子廟中，吾道將衰，周公不夢；陰靈繞淮安城上，窮途痛苦，阮籍奚歸？。”

金泯瀾的發言在旁聽席和証人席上引起一片啜泣聲，陪審團上三分之二的成員掏出手帕擦眼淚，審官們臉色異常嚴峻，連被告席上的兩名被告都引人注目地眼圈發紅，臉露悲傷。

“諸位先生們，” 金泯瀾最終向陪審團大聲呼吁，“誰在這件案子裡有罪已經再清

楚不過了。投票表決時，不要忘記，山陽縣的百姓在看著你們，周阮的同志們在看著你們，周阮的英靈在看著你們！萬萬不要辜負周阮的英靈啊！”

說到這裡，金泯瀾右手舉起合攏的筆記本，作了一個加重語氣的動作，然後放下右手，向陪審團、審官團、旁聽席各鞠一躬，退回控方律師席去。

巢莖在主審官陳貽范示意下，來到陪審團前。他用很配合全廳氣氛的悲憤語氣開始發言。

“很不幸，在過去8天裡，我和各位一齊聽到了一場命案悲劇的倒敘。在這場悲劇裡，兩位優秀革命英才周實先生和阮式先生失去了生命，而使他們失去生命的責任，我的當事人姚榮澤先生已經承擔了。我覺得，在各位對此投票表決前，有一件事情跟各位溝通一下，是有好處的，那就是發生這件不幸命案的背景。”

巢莖要講述的是山陽縣在發生周阮組織的反清革命後，為了成立新政府，當地社會名流經過投票，推選前清山陽縣令姚榮澤出任民政長，繼續負責當地的民政事務，推選周阮兩人負責宣傳和教化全縣的革命思想，這樣的分工是有案可查的，控方証人羅王兩同學可以證明這點（羅、王兩位同學點頭）。作為負責當地民政事務的最高長官，姚榮澤有責任處處為當地社會的安定著想，尤其是在革命初起，人心浮動，需要安定人心的時候，更應該這樣想這樣做，對嗎？而不能補償周阮2萬4千兩銀子的決定，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做出的。為什麼這樣說呢？相關的錢庄是山陽縣最重要的金融機構，如果錢庄被掏空了，山陽縣的市面就會出現波動，這是身為民政長的姚榮澤最擔心的事情。當然，光是出於穩定市面的考量，並不給予姚榮澤足夠的理由去殺害周阮兩先生。真正促使姚榮澤下決心要除去周阮兩人的是發生在命案之前2天的一件事情。

“諸位大概都記得，”巢莖把聲音提高8度，“第一次開庭時，控方証人羅同學曾告訴大家，在命案發生2天前，阮式先生帶著學生隊去過姚家，拔出手槍，威嚇姚榮澤先生3天後務必繳出錢糧，不然軍法從事。如果，各位記不清這件事的話，我懇請各位看一

下第一次開庭時的庭審記錄。”

巢堃說著，把預先抄好的10份庭審記錄遞給每位陪審員。

“為了節省時間，請各位翻到打紅鉤的那一頁，看看那天的記錄，跟我剛才說得是不是一樣？大家都看到那段記錄了，對嗎？在發生阮先生威嚇姚先生的這件事情後，姚榮澤先生覺得一方面他不能答應拿出2萬4千兩銀子給周阮作軍餉，另一方面3天後繳不出錢的話，革命黨人要取他的性命。兩難之下，姚先生為了自保，才出此下策決定除去周阮兩位。不過，即使在作出這個不幸的決定後，姚先生仍然抱著不要發生這種慘劇的希望，這就是為什麼，他要余益在出手前，先問周實先生能不能接受4千兩銀子的原因。諸位先生們，我們每一個成年人都有過不得不採取某種下策的經歷，隻是我的當事人姚榮澤先生非常不幸，他不得不採取的下策是結束周阮兩先生的生命。”

巢堃說完，向陪審團、審官團、旁聽席各鞠一躬，退回辯方律師席去。

從陪審員們陷入沉思的表情，控方律師們感覺到巢堃的發言，已經把陪審員們從悲憤的情緒中一點點拔了出來。

姚榮澤在全庭千目所注之下，由法警（形式上）押著，走到陪審團前，開始他的最后發言。

“各位先生，我是滿懷慚愧、懺悔的心情站在你們面前的。過去的8天裡，我都沒有睡好覺，因為我知道我做了無法彌補的壞事！周實、阮式兩位山陽縣的英才，因為我這個父母官，丟了性命，我難辭其咎。”

在接下來的20分鐘裡，姚榮澤用誠懇的語氣稱頌周阮兩位死者的生平。從他們的良好家世說起，何等的書香門第，家風淳朴；又說到他們本人天智聰明，如何勤奮讀書，學業如何出類拔萃，才氣如何名譽天下，給鄉裡掙光；再說到他們如何離開家鄉，接觸革命思想；最后說到他們如何學以致用，返回家鄉，引領革命。總之，如果換一個場合，聽到姚榮澤的這番話，聽眾會覺得，這是一位敦厚的長輩在嬌傲地介紹自己的兩位了不起的晚

輩。

經過這番富有感情的鋪墊后，姚榮澤把話題轉到自己身上。

“跟周阮兩位先生相比，老朽我對革命呀、共和呀、選舉呀，這類新事情，在光復前實在知道的太少。我隻知道作為父母官，如何保境安民。所以，山陽縣光復的那一天，老朽不知所措，第一個念頭竟是想逃離山陽，回安徽老家去。是周阮兩位先生對我曉以大義，組織鄉人推選，才使我得以出任民政長。不誇張地講，周阮兩位先生是我加入共和的帶路人。那時候，我覺得雖然他們比我年輕，他們懂得比我實在太多，我是以學生待師長之禮敬他們兩位的。”

那麼姚榮澤跟周阮兩位的關係是如何從親密走向對立的呢？

“在山陽，周阮兩先生跟我之間最初是這樣分工的。原來的縣衙事務，從收納錢糧到街坊治安，歸我管。開辦新學堂，到四鄉宣傳革命思想，歸周阮兩先生管。開始，我們合作得很好，四鄉安穩，人人高興。麻煩是從兩個都督府同時向山陽縣征繳軍餉開始的。老朽我是前清舊吏，總以為我的上司應該是知府衙門，再上頭該是道台衙門、省撫衙門，如何用山陽縣一縣的財力應付兩個上司的征調，這實在是難辦的差使。。。”

說到這裡，姚榮澤好像舌頭打結，費力地咳嗽一下，清清喉嚨，才繼續說下去：

“我去請教周阮兩位，這事該怎麼辦？不料他們很不體諒，說我對待革命政權，不如對待滿清政權那麼賣力，要山陽縣多拿錢出來是應該的，因為一袋值3萬兩銀子的珍珠在光復前被錢庄壓價成6千兩銀子，隻要錢庄把2萬4千兩銀子的差價補上，兩個都督府要的銀子就有著落了。無奈之下，我招集錢庄股東開會，向錢庄借錢，可是股東們不同意，說我是山陽縣的民政長，有責任保境安民，如果從錢庄抽去那麼多銀子，造成山陽市面混亂，我就是瀆職！反過來逼我去向周阮兩位交涉。也就在這個時候，阮式先生帶著學生隊到我家裡，拔出手槍頂著我的這裡，”姚榮澤指指前額，“對我說，三天後，如果我籌不出錢，就把全縣的錢糧賬本交給他，由他按賬本上的數目，找有錢人家按家按戶去攤派軍餉，不

然的話，小心我的腦袋。我說的這些，句句是實話，坐在那裡的兩位同學，他們當時都在場，可以作証我說的對嗎？（羅王兩同學點點頭）諸位大人，那時我真是逼得走頭無路。要借銀兩，沒有！不交銀兩，交賬本！不交賬本，交腦袋！真是難煞老朽。。。”

姚榮澤的聲音越說越弱，最后變成嗚咽。他掏出手帕，又是擦淚，又是抹鼻涕，掙扎一番，才恢復發聲：“實實在在，出於無奈，我才決定用周阮兩位的性命，去換山陽縣的安寧。我這麼做，對不起周阮兩先生的家眷，對不起聽我使喚的余益、余爾兄弟，對不起惹上血案的我的部下。我一個前清舊吏，追隨共和革命，才疏學淺，實在想不出當時還有沒有其他解套的辦法，請各位青天大人定罪時明察呀。”

姚榮澤說著雙膝跪下，東東東磕了三個頭，然后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在法警的攙扶下回到被告席去。

整個大廳在姚榮澤說話的時候幾次爆發大片噓聲或跺腳聲，但是在他說出最後一段話時，全廳鴉雀無聲，人人都被一個50多歲老人的懺悔求饒而感染。

主審官陳貽范請10位陪審員站起來。

“各位陪審員先生，接下來，就要請各位退入門後那間小房間討論並表決本案的被告是否有罪，有罪到什麼地步。請記住，各位是中華民國，也是有記載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行使這種權力的陪審員，請各位好好珍惜。各位共有10人，如果表決結果是5票對5票的話，我隻好宣佈本案誤審，然後本庭就要重理起訴書，重組陪審團，一切從頭開始，希望不要發生這樣的情況。你們有兩個小時的時間，請吧。”

法庭書記員帶著10位陪審員退入小房間。主審官陳貽范宣佈休庭兩個小時。

審判大廳猶如揭開蓋的粥桶，一片沸騰。有人忙著去上廁所，有人小跑步到屋外向廣場上等候的人群通報消息，有人吸煙養神。更多的人在為判決打賭，他們分成很多一二十人的小圈子，有的賭姚榮澤會判死刑，有的賭姚榮澤會判無期徒刑或二十年或十年，對於余益，他的存活率在過去幾小時顯然增加了。沒有幾個人注意到被告席上的姚榮澤在不

停擦汗。

“審官團入席！全體起立，肅。。。靜！”

當主審官陳貽范居中、呈審官容定居右、呈審官蔡寅居左，在審官席的長桌后再次坐下時，全廳的人們早已各就各位，殷切地等待這場民國第一案的最后落幕。

“陪審團入場。”陳貽范宣佈。

法庭書記員打開邊門，請10位陪審員走出來，回到陪審席上坐下。

一個姓李的陪審員因為嗓門大，被推選為陪審團代表，宣讀陪審團表決結果：

“中華民國特別法庭陪審團以7票對3票表決如下：本案發生在光復未定、法序擾亂之際，被告姚榮澤有應得死刑之罪，尚有可原實情；被告余益受姚榮澤指使，有從犯之罪，無主犯之責。稟請法庭予兩人減刑。”

陳貽范通過書記員，取得陪審團表決結果的紙條，重新看了一邊。他和容定、蔡寅低聲交談，達成共識，於是最庄嚴的蘇州口音的官話大聲說：

“根據陪審團表決結果，本庭判決被告姚榮澤死刑，被告余益二十年徒刑，參考陪審團意見，對兩犯行刑暫緩執行，稟請中華民國大總統量情裁決。”

旁聽席上頓時大吵大嚷起來，沒有人再去理會陳貽范宣佈特別法庭已經完成司法部賦予的全部工作，現在圓滿畢庭等官冕堂皇的結束語。人們站立起來，你推我擠，涌出屋外，向廣場上的人群報訊。留在大廳裡沒走的人們，形成一片悲喜交雜的景像：有人眉花顏笑，勾肩搭背，相互握手以示慶祝；有人愁容滿面，無精打彩，一臉陰沉；還有的人一聲不響，獨自嘆氣。。。。

審官們回到休息室，將審判大廳的喧鬧關在幾道門外。

休息室的桌上，市政廳的茶房早已擺好了中西茶點、煙酒水果。

蔡寅拿起熱手巾，使勁地擦臉。

“亞力山大，今天你可以早點回家了，”陳貽范自從成立特別法庭后第一次用英文

名字稱呼正在脫去法袍的容定。

“伊文(陳貽范的英文名Ivan)，我太太早已習慣我很晚回家了。”

DRAFT